玉壺詩話

冷齋夜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玉壺詩話

釋文瑩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玉壺詩話

宋　餘杭釋文瑩　撰

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讙笑無間。忽問廛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酒旗令遙望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王曾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早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馬。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鎭幷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碟勞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涼艸樹秋。楊億詩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度。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寒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鍊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幷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鵰鶚遠凌秋。上謂綜曰。幷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鎭。凡抵治遣從事者以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于佛宮道宇。纂集成編。目太原事績。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于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還日。太祖解眞珠龍盤帶。遣綜齎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

下解寶勒賜之臣切恐勳臣別立殊績陛下尙何以爲賜敷奏淸雅辭容秀澈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才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梁灝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縉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淸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四句云將開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后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倨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奬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歷淸貴三十年晚以工部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于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淸朝辭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

兵千騎過荊門之句。凡四十有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荊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謚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族先朝令德。固優待之。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于東西。遂爲著式。公父祚、幷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于家。眉壽康福。每縉紳拜于其家。置樽爲壽。公必朝服侍立。客相不遑引避于席。祚曰。學生僕之狻犬耳。豈煩謙避耶。溥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會要。教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太祖收幷門。凱旋日。范杲爲縣令。叩迴鑾進講聖壽詩。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之。賜一官。改服色。

李翰及第于和凝相牓下。后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于榻。攜之而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才業。儀、儼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寡學。忌儀明博。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

弟儼素韞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笒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喜樂章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接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于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微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于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于奎太宗時鎮襄海致仕于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于御榻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殽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謝無事每晨起巾櫛坐于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徧間或卻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不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臣子宗訥所寫耳上卽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猙牢其箠挺絚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

中驗出虛衆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祖先櫛沐蟣蝨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逭者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祖極稱愛三月後苑曲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君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卽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卽召左右以未帖職爲奏卽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策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寢于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傍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于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奉舊典坐詘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策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出黃州泊近郊將行時蘇易簡由翰牓放下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牓下諸生罷期集綴馬送于郊奏可之至行日送過西短亭諸生拜別于官橋元之口占一闋持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鸞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

諸生。時交親最深密者。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竇元賓執其手泣於閤門曰。天乎。得非命與。公後以詩謝。略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鬬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卒。羣雞夜鳴。冬雷而雹。詔內臣乘驛勞之。命設禳謝。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參。卽命從靳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獨召之御榻。面誡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禹偁泣拜。書紳而謝。

郭仲儀贊。眞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令贊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眞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儲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冲年曉典常。後參大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後坐入對之際。宿醒未解。左遷荆南。因終身戒酒。至卒不飮。早暮藥餌亦斥之。其節剛若是。

楊侍讀徽之。太宗開其詩名。盡索所著。得四百篇奏御。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和之以賜。謂宰相曰。眞儒雅之士。操履無玷。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于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遶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哭江爲云。廢宅寒塘雨。荒墳宿草烟。嘉楊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浪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

桐葉雨聲寒。余意謂公曰。以天池浩露滌其筆于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焉。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曰。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疏搖。咀嚼頗艱。後熙甯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焉。武陵之遊。凡巨臠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蒂。謾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徧遊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月侵久。剝裂不完。遑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公巨卿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効響應。歌曰。豬牙皁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皁莲槐角子。細辛荷葉（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煆。研殺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磨縱橫。文章歌詩。舉筆即就。著括異志數萬言。倦遊錄八卷。觀其餘蘊。尚盤錯于胷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一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堵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疏閒松倚澗。清談瀟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

術中。又一首。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風義見于詩焉。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閒。一旦坐對止巷茶肆中。忽一形貌醜陋者前揖。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型。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閒。遂用焉。憶其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惜。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劉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大官供膳殆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太祖採聽明遠。每邊鄙之事。纖悉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回。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荊楚。孟昶有脣亡齒寒懼討而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而有名矣。執閒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各道近遠。令工圖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

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南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己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壞兵律。爲所訴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愼。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往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遇雨。逾旬不能進。其女悉以奩計直千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大愧。知志不可奪。問之。卽郭某。乃周祖也。因事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之人。傳司冥閒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因漏洩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于申文炳知舉。遂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詔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易曉。故

虜俗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濱爲詩友。野鑿室于陝郊。曰樂天洞。濱結廬于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詩人之趣。續、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別于野曰。數夕前忽一人來牀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余猶規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乎。答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亟窺之。空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還家未幾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眞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謂之同宗。翰有宏才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召與語曰。朕曾覽卿之詩。有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崕壁。定應高勒大名曹。頗佳美。朕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爲東路豪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隨風至帳。翰從容擐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于城下。從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何陸棲失依懷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耳。遂得東野詩。浮肥輕豔。皆鉛華嫵媚。侑一時樽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薰春悲、霞宮日城、剪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園不大。碁妙子無多。薄霧籠寒逕。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兎。年歲奈君何。又得宏皋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雖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閒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舊居。留詩于壁云。春入羅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飛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

影橫殘虹。秋容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雲峰翠如織。宿鳥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荊門翼。又罷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空未擬收。急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時頗訝其氣像不遠。後解杭麾。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于先。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頃在禁林懷荊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略不少衰。又贈魯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林守鄱陽。手寫一束慰之。略云。扶遙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傳贈才雅而嘗誦之。經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于氣使之爲爾。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有李朴清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于紙尾獎之云。聖功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國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質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與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鐍甚嚴。公怪之。因發。得寶貨數十巨積。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

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尙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恤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常記之、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夐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後于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賚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舉正舊典、先合用卿、卽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欲問望、乃先用沆、卿宜無歎、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長空、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劄、亦必華牋妙管、詳雅有意、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圖求貨、其花畫全株、臥二鵲于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眞、需價數百緡、彥猷蓄積最多、開篋以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少玩、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彥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緡于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遂還之、不受其誣、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爲文院學士。隨煜納圖。太宗苛責之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爲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爲忠乎。太宗神威方震。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鉉不幸爲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註重辟。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畿獄。坐是削官爲靜難軍行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佚。貂冠蟬冕。羊皮虎質。處之恬然。永終爾吉。竟卒于邠。鉉晚年爲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陰溼敝貂裘。陳祕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鍇、詞藻尤贍。年十歲。羣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滴苺苔紫。風歸薜荔紅。盡見秋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賊選萬餘衆寇靈川。上問呂相端、趙槪密鎔、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具陳利害。爲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沃之地。君問卽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抒思。檢閱補綴。深失訏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爲之默笑。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之。果翌日先于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餽運。卽粟碩費。芻車野宿。孤迥難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爲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蟠輩。動卽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卿所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褒答。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懈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首曹慷洎不以本司官長奉洎以老儒宿德問望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寇視事罷則整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于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于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其辨誦談笑橫飛于席間寇胷中素蘊養蓄不發者盡爲洎籍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薦擢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雲飛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隨貢屋陰沈護御衣俄一緜尉宋捷者庸督護輩道倚其姓名之識旋搆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官家趙浼瀆旒扆有司亟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封駁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爲劍外之備上怪問之讓曰臣解秩時實無烽警蜀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嘯不測既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所見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節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召對後苑門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聞使命遽至貿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爲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爲頓歸師之重地。俟秦民稍蘇。闢營田積邊粟。修五原故積之地。黨項之酋豪。爲我鷹犬。若爾、則不獨措注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後費緡粟數十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爲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捐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軍運使。文瑩頃游鄧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詩。鄧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卽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簷山水淸繁暑。一局棋聲下翠微。冰片角巾簷澗月。錦紋犀石砌苔機。近來學得籠中鶴。迴避流鶯笑不飛。寒食訪僧云。客舍愁經五百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開處送秧鼓。粉頰誰家鬬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燕語逡巡。高僧不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淸絕。不能盡錄。公聞雲州陷。衣虜服、引單騎、冒雪開道走淸遠故城。得其實。奏請班師。

冷齋夜話

釋惠洪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津逮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本曼濾太甚故據津逮本影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卷一
江神嗜黃魯直書草詩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羅漢第五尊失隊
東坡夢銘紅靴
詩出本處
宋神宗留禁中不得放猥殉因悟太祖遠略
東坡南遷朝雲隨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書壁
古人貴識其眞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鳳翔壁上題詩
盧橘
東坡論文與可詩
的對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几
間
換骨奪胎法
詩用方言
老姬解詩
采石渡鬼
李後主亡國偈
卷二
韓歐范蘇嗜詩
陳無已挽詩
洪駒父評詩之誤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歐陽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絕

稚子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昭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澹山狐
僧賦蒸豚詩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安世高請福鄰亭廟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
卷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池塘生春草
詩說烟波縹緲處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東坡美論仙句語作讚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碁隱語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荊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活人手段
詩未易識
卷四
詩話妄易句法之病
五言四句詩得于天趣
夢中作詩
西崑體
詩比美女美丈夫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
元章瀑布詩
詩句含蓄
滿城風雨近重陽
天棘

琥珀
詩誤字
王荊公東坡詩之妙
詩忌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賈島詩
詩用方言
舒王女能詩
卷五
賭輸梅詩罰松聲詩
東坡藏記
荊公梅詩
詩置動靜意
舒王山谷賦詩
王荊公詩用事
蘇王警句
句中眼
舒王編四家詩
范文正公蚊詩
柳詩有奇趣
東坡屬對
林和靖送遵式詩
丁晉公和東坡詩
上元詩
東坡滑稽
卷六
曾子固風舒王嘗佛
稱甘露滅
大覺禪師乞還山
靚禪師溺流詩
靚禪師化人題壁
誦智覺禪師詩

永庵嗣法南禪
東坡和惠詮詩
象外句
僧清順十竹林下詩
東坡稱賓道潛詩
僧景淳詩多深意
鍾山賦詩
僧可遵好題詩
卷七
蘇軾視朝道衣
東坡廬山偈
般若了無剩語
船子和尚偈
東坡和陶詩
東坡戲作偈語
東坡留戒公疏
負華嚴入嶺及大雪
夢迎五祖戒禪師
張文定公前生爲僧
悅禪師作偈戲詵公
獨脊關
毛僧說偈
謝無逸佳句
洪覺範宋世英二偈
卷八
劉跛子詵二首詩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野夫長短句
劉淵材南歸布索
雲庵活盲女
錢如蜜
道士畜三物

夢遊蓬萊
周貫吟詩作偈
石學士
石土塚
范尧夫揖客對臥
李伯時画馬
房宿前身爲永禪師
退靜兩忘
卷九
草書亦自不識
當出汝詩下人
昌祖海棠獨香
劉淵材迂濶好怪
課術有驗無驗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疑人說夢夢中說夢
不欺神明
聞遠方不死之術
自以宗教爲己任
牛逐虎
劉野夫免德莊火災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卷十
作詩准食肉俠
蠹文不通辯譯
淨璉輩何可少
石崖僧
三生爲比丘
禪師知羊肉
日延一僧對飯
邪言罪惡之由
三君子瑕疵可笑

歐陽修何如人
謚道歌宣公塔
寧安不視秀僧書
饌器皆黃白物
聖人多生儒佛中
有縫浮屠
麥舟助喪
讀傳燈録
詩當作不經人語
嶺外梅花
詩忌深刻
蔡元度生殺高鄰

冷齋夜話目録

冷齋夜話卷之一

宋筠州惠洪覺範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江神嗜黃魯直書韋詩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塵尾卽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

羅漢第五尊失隊

子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葺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眞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應關解唾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進齋去未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旣覺而隣家要飯入其門壁間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爲閣藏之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東坡夢銘紅靴

東坡倅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載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

女之絲鉢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嘆其破使宮女送出聊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鬱滔滔水皺六鉢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詩出本處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詔太眞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是妃子醉眞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汙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爲衣作緗縹詩曰待得微甘回嚥頃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作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坐跋陀羅晞然清瘦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賦之跋陀趨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惟一死耳李太白詩曰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宋神宗詔禁中不得牧假純以悟太祖遠略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假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冊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閹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洗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東坡南遷朝雲隨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佳之作詩有序曰世謂樂天有蠻素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

不忍去也然夢得詩曰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板舊因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益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雲卒葬于栖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又和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熠耀塔中仙又作梅花詞曰玉骨那愁瘴霧者其寓意爲朝雲作也秦少游曰唐詩閨怨詞曰繡閣閒金鎖銀臺點夜燈長征君自慣獨臥妾何曾此正語病之著者而退詩自謂精之果精乎參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貫休齊已詩便不必問

東坡書壁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東坡作行不肯書牌其特地止書壁耳候人未至則掃墨竹

古人貴識其眞

東坡跋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眞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雪霜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

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鳳翔壁上題詩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眞箇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盧橘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荅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荅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棒枇杷橪柿亭荼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東坡論文與可詩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蓋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的對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

曰劉貢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媚無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几間

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有紫女揷茉莉

僧權鄰戲書姜秀郎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如此

換骨奪胎法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哀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荊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援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

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見童倏喜未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詩用方言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采石渡鬼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甫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夫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坡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迎仝山與長老瑞新語訴曰某夜建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點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冀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衰朽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坐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二十里耶魯直疑絕故欺之耶

李後主亡國偈

宋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壯丹于大內因作偈諷之曰攏轟對芳叢由來趣不同疑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冷齋夜話卷之一

冷齋夜話卷之二

韓歐范蘇嗜詩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風定曉枝蜩蠂闇雨句春圃桔槹閑又嘗謂意趣所見多見于嗜好歐陽文忠喜士爲天下第一嘗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嘗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誦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九衢塵土烏靴底想見滄洲白鳥傻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貼天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似我閑

陳無已挽詩

予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師道無已問其佳句如何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詞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洪駒父評詩之誤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露一聲山水絲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爲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滑滑世俗爲兩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爲睡起茶多酒盞疎多此類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桉

歐陽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歐陽公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童稚語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有石馬缺左耳及謫

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卿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于詩詞耳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予嘗館州南客邸見所謂嘗賣者破篋中有詩編寫本字多漫滅皆晉簡文帝時名公卿而詩語工甚有古意樂府曰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稭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云云前輩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幃繡幕圍春風山谷曰牛羊今日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瞻予見魯直未得此書窮稭漢時語也今俗稭是也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絕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閤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略曰當年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云云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並母眠世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曰稚子

脫錦襠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筍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耳

老杜劍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天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宛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宦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禄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澤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公澤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此偶因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嘗熟味退之詩眞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臥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學皆自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吊斑林角黍餌沉冢竹非經熟之斑也楚竹初生蘚封之土人所之沒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甫耳

昭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濟山狐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卿居士在昭州江上爲居室近崇寧寺因開華嚴經于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過客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畫寶陀山巖竹今猶在昭人扃鎖之以俟過

客遊觀此還過永州澹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定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定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定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僧賦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還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亦奇之餽之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偕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恭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眞堪玉筯挑共把窺根來比並殘根只合哭牀傍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仍見公之玄孫詢夜話及此爲記之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安世高請福郯亭廟泰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口遊宦乎沙門乎口以噴故爲神然吾亦往廣州價值斗世高舟次廬山郯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嗔至此業今家

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縑千疋黃白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泰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覺面因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笑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示少游筆蹟也

冷齋夜話卷之二

冷齋夜話卷之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王川子歸醉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古苺苔莫嗔驚着汝王荊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髣髴釵橫特地寒

池塘生春草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子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益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益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益嘗論其情意不當尼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華雲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特無詩句耳

詩說煙波縹緲處

予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州予兒童時戲劇處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約皆落中一葉軟紅間又嘗暮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釣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魯直謂予曰觀君詩說烟波縹緲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嵩師沙戶種類耶有詩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稿項螺巔度

歲年脫却衲衣着簑笠來佐浩翁刺釣船于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閑景衆摩掌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爲硯閑砧坐當牀人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東坡美謫仙句語作讚

曉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又曰暮騎紫雲去海氣侵肌涼東坡曰此語非李太白不能道也嘗作贊曰天人幾何同一漏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嗑九州化爲兩鳥鳥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摩之不可矧肯來東望太白橫我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作詩大笑君應聞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川之徒也有邨道士者嘗見其足蹟予偶讀韋蘇州詩寄全椒道士云今朝邨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爇白石遥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味其風度則全椒道士亦邨君之流乎因以酒往問依蘇州韻作詩寄之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遥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蕃中人飛空本無蹟

碁隱語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

棋隱語也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許彥周曰李元膺作南京教官喪妻作長短句曰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攜手處物是人非春莫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李元膺尋亦卒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闊三山路杳鈐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坂西道靈車望更遠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蕭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元豐初臣魏泰載之于詩話中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旁彿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荊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荊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對偶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躭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夜據槁梧問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牕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少游謫雷懷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

道休歌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活人手段

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偶墮甕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齠亂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甕圖

詩未易識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倣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益未易識也

冷齋夜話卷之四

詩話妄易句法之病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而俗人易葉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句無氣味魯直曰老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劒客食黃精也如淵明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學者不可不知也

五言四句詩得于天趣

吾弟超然喜論詩其爲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絕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未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牕明王維摩詰中山詩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曰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欲別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問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蘊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詰歎曰微超然誰知之

夢中作詩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螢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螢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衆觀皆落而螢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螢中螢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西崑體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荊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作雪詩曰借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應知又

曰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昔李師中作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海英俊頗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云云已而聞介赴月首上官李大敬以書索其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無寸馬落頗詩遂以還之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狹對與荊公措意異矣

詩此美女美丈夫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嘉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醉醺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兩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適眞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眞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元章瀑布詩

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耳大字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蹇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紫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詩句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數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鄰雲更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堪歎牧圍閒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

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翳昨日閑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

天棘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蒺雨自是一種物曾見于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臥玉琬天棘舞金絲則天棘益柳也

琥珀

韋應物作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燒之尚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詩誤字

老杜詩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今誤作波浩蕩非唯無氣味亦分外閑置波字舒王曰道人北山來閒松我東岡舉手指屋春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我東岡與波浩蕩當併按也

王荊公東坡詩之妙

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荊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迈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歲寒無善物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儀意特奇如曰見說驪鯨游汗漫亦曾捫蝨話辛酸又曰蓴市風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縱掀舞以鯨爲蝨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小大氣焰之不等

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此類是也

詩忌

今人之詩例無精彩其氣奪也夫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人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詩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荊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墨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予論予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云云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東坡別子由詩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有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雋三格五今之戇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于險處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語言者益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荊公欲革歷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詩其略曰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驗豐年瑞秪欲青天萬里開

賈島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更渡桑乾

水邨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詩用方言

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爲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韻脫不可干之韻老杜入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標緲是也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川峽路人家多供祀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烏鬼爲鸕鷀也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作更字讀則失其意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謂一霎杜公雨數番花信風之類是也江左風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高故奇韻滅絕東晉騷人勝士最多皆無出謝安石之右烟飛空翠之間乃攜姥婷登臨之與夫雪夜訪山陰故人興盡而返下馬揖胡林三弄而去者異矣

舒王女能詩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逢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牕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牕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冷齋夜話卷之四

冷齋夜話卷之五

賭輸梅詩罰松聲詩

王文公居鍾山嘗與薛處士棋賭梅詩輸一首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杏杏難隨驛使來又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訪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爲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爲之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人念之予爲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東坡藏記

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于臨皐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于有餘言點定纔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舟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于風簷喜見眉鬚曰子聰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公曰曰勝曰貧不若曰如人善博曰勝曰負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

荊公梅詩

荊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牆角數枝梅凌寒特地開遥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詩置動靜意

荊公曰前輩詩云風靜花陰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何怪耶唐詩有曰海日生殘夜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于殘曉中有曰驚蟬移別柳鬬雀墜閑庭者置靜意于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其略曰君不見長安騷手閒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鞏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天

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盃水願得青天化爲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

王荊公詩用事

舒王晚年詩曰紅染無業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荊公不應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蠟

蘇王警句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荊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幸車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翻新綠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警如通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藥中

句中眼

造語之工至于荊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荊公曰江月轉空爲白晝積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四家詩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

解耳

范文正公蚊詩

范仲淹少時求爲奉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厭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柳詩有奇趣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東坡屬對

予遊儋耳及見黎民爲予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北渡時詩我本儋耳民寄生西屬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疆佳甚求一具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擘窠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湖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予檳榔予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至指西木樨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雖陽生猶罵賊嚼齒空瞋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詩

王龔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寬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晉公和東坡詩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請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上元詩

予白幷州還江南過郡下上元逢符寶郎祭子因約相國寺未至有道人求詩且曰覺範嘗有寒巖寺詩倪京帥曰上元獨宿寒巖寺臥看青燈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岳頂夢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綠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處軟風香霧噴東華今當爲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戲爲之曰北遊燭燄看幷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燈火樓臺思往事管絃音律試新翻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歸來月滿軒却憶寒巖曾獨宿雪聰殘夜一聲猿

東坡滑稽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餞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又曰世間事無有無對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見魏徵嘗嫵媚則對曰人言盧杞是姦邪又曰無物不可比類如蝸花似石榴花紙花似槿宿花通草花似絮花羅絹花似海棠花

冷齋夜話卷之五

冷齋夜話卷之六

曾子固論舒王嗜佛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于南昌少頃潘延之亦在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評子固曰介甫用老而逃佛亦可一評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樂我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

稱甘露滅

陳了翁罷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滅覺道成者如來識也子凡夫與僕輩俯仰其天佛地如天淵也尒何昌其美名而有之耶予應之曰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吉蜜不得稱甜令不得稱色黃世尊以大方便曉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盡故言甘露滅滅者寂滅甘露不死之藥知寂滅之體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焉而獨僕不得稱何也公今閑放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脫爲宰相寧能俾予以美官乎瑩中愕然思所爲折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旨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慇懃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喜仁況是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飛

靚禪師湖海詩

靚禪師有道老衲也主筠之一峰嘗赴供民家渡溪洪靚車運爲溪流所陷童子掖至岸坐沙石間車頭如山中鴉童子意必怒且遺斥逐不敢仰視

靚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霏霏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往汝州香山無疾而化

靚禪師化人題壁

三峰靚禪師初住寶雲邑有巨商尚氣不受僧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宣言唯吾獨能化之其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而去曰去年巢穴蕭梁邊春暖雙雙遠檻前莫訝主人簾不捲恐驚泥土汚花磚其人喜不怒特自追還原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住雪竇之中嵓嘗作詩曰孤猿叫落中嵓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點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峰之下曉起臨高閣窺殘月聞猿聲誦此句大笑栖鳥驚飛又嘗自朱崖下瓊山渡藤濟千萬峰之間聞其聲類車輪峰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覺此時字字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良然眞佳句也親證其事然後知其義

永庵嗣法南禪

鄧峰永庵主南禪師子也未嘗問法南禪公所至輒隨之魯直聞其風而悅之眼不及識有自慶者事永甚久卽以慶主黃龍宜州爲作疏語特奇峻叢林於慶改觀又見之與語多解休又嗣法南公宜州過永舊庵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東坡和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爲和于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

寢草露濕芊蘢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僧清順十竹林下詩

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个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荊公遊湖上愛之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唱酬

東坡稱賞道潛詩

東吳僧道潛有標格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餞客罷即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嚮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兒子如佛書作詩云去歲東風上苑行棚窺紅紫嘆平生如今眼底無桃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僧晁淳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王荊五言詩規模清寒其洌涼出于島可時有佳句元豐之例南國山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浪來闖都寺齋鐘即造焉坐同海衆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為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為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明不出謂大風雨極寒熱時景幅老衲為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下可遽

解如口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臨溪復不叶當檻月初生又口後夜客來孤幽齋獨掩扉月中無旁立草際一螢飛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鍾山臧詩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寧來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臥松下石上四更白寶公塔路還合妙齋月最虛幌淨几元然童僕怒寢甫解凭前檻無所見時有流螢穿戶牖風露洁然松聲滿院作詩口雨過東南月兒滿意行深入皆鑪扇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又口木饒持杖挑山納差勝裘裘裹草鞋吹面谷風衝過虎歸來風雨撼空齋

僧可遵好題詩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益人叢林貌禮之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萬和之遵口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東坡口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口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風風山下敲蓬啄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答口打睡禪和萬萬千憂中趁利走如煙勸君打快修禪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詩雖少纔蕭然一時快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

冷齋夜話卷之七

蘇軾襯朝道衣

哲宗問右瑞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遺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卅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東坡廬山偈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般若了無剩語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橫說竪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宜州倚曲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詩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還儋耳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廻反耳

東坡戲作偈語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時過慈雲寺洛長老明鑑甦悟如所畫慈恩叢林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宦揚聰聞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眞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重籠是法王又嘗要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笋何名東坡曰卽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眞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栢樹子與問鐸龍兒鬼磔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留戒公疏

東坡鎭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卽令出別候指揮東坡于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候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負華嚴入嶺及大雪偈

陳瑩中謫合浦時子在長沙以書抵子禹負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遊方與盡回家山風月絕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子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湖江廟外休分別常寂光中歸去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下雪壓倒千年樹老人拊手笑有眼未

嘗觀故應潤物林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放頭角露又曰逼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閒眼失却蹤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花繫一笑遥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聽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聽出城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未卒聽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聽曰夜來輒夢見吾二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欠奉新旦夕可相見二人大喜追笥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前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菴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于大愚逆數益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復以書抵雲菴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頰復出眞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規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爲僧

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棼閒得經一函閱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與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益公生前嘗主藏于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坡爲重寫題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龍游寺

悅禪師作偈戲詵公

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爲明眼尊宿與興化詵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僧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恐垢乎郡侯愛詵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支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叢林有書來欵法禮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稱首關

寶覺禪師老庵于龍峰之北魯直丁家難相從其久館于庵之旁丙午寶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唤作拳是觸不與拳是背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關張永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至兜率見悅禪師遙指其門人及見寶覺乃作偈曰久嚮黃龍山衰龍到末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叟時爲侍者迺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活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靈犀一點此蘁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着畫

毛僧說偈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押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亦畢遷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閣梨之徒乎

謝無逸佳句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屬垂

頭噪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禍爲魯直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德行薦于朝當入學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堂生涯如寵蘊予嘗過之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無逸誦書掃除顧見予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至棄帚迎朋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說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趙做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更若不會換手搥胸

冷齋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卽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范老見之卽與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喫碗羹于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荊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馬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略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輿閑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逢島去爛銀堆裏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趙參政槩之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覓酒喫笑語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有識之者

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淵材以書督之野夫答書曰跛子一生別無路展手欵化三饑兩飽回視雲漢卿以自誑元神新來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覷又恐撞着文人泥沌佛骨地被乾拳濕蜴着甚來由其不覊如此嘗自作長短句曰跛子年年形容何似鑑然一部髭鬚世上詩大拐上有工夫達南州北縣逢着處酒滿葫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若還與鮑羹不託侯嘗再作

門徒募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呵笑雖陽門外有箇好西湖

劉淵材南歸布豪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囊挾以布豪豪黠皆斜絆其股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豪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淵疑之乃問親舊問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號凍餓之厄豪中所有可早出以親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豪有李廷珪墨一兎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下扶猿背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傭于遠方兄貧無食幸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憫不自知淚下顧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耕諾即以所乘筍兒舁歸山雲庵游燕之盲女後生三子皆勃院事雲庵雖領衆他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盞見賓飲者從乞一錢錫與之即就買湯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食錢皆相類蓋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萬安軍南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于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佗中啼即夢覺又畜王孫小于蝦蟆風

度清癯以線繫几案間道士喚則跳躑登几啗范半分或顆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予謂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者吾詩俚詎能摹寫高韻

夢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臥蒲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裹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大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飛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士強要之俄覺大風吹髯毛骨寒戰懼道士曰且歛目唯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頃吹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闈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之見仙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念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伎搔手頃與予同宿湖江舟中親爲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周賁吟詩作偈

周賁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鷹子治平熙寧間往來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日酣飲畜一大執行旅夜以爲溺器工作詩詩成癖嘗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搥門道士驚科髮披衣啓問其故賁笑曰偶得句當奉道士殊不意已問之因使口誦賁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益席損髭鬚是夜貧寒甚以席自覆故衛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夙韻欲攜以同歸休下酒李嗜酒色急欲無行賁指畫藥鐺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腳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于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賁曰八十西山作酒仙休鞋帆蹋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人見于京師橋付書與袁州

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時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鐺彈指空剝剝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或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是學士顧不破碎乎

石上堜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號袖衣道喜怒不常體癰瘡日往廣陵白土堜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祇召至與語詞多無呼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若不足無欲即無憂求其情處者帶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間況若不繫冊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潛淵明所記曰白土堜蓋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發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堝如熟艾有問道上者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堜上計其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爲達之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前爲道上捉杖颺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堜上即引衣帶示令令亦不能曉小兒論史宗史宗大驚曰汝乃逢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揖客對臥

范堯夫謫居永州閒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

常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也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倒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畫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也

房琯前身爲永禪師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舊說房琯開元中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畫笑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益唐本宋復古所臨者

退靜兩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爲藥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爲子楊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忘也

冷齋夜話卷之九

草書亦自不識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愼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受鄧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鄧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劉淵材迂潤好怪

淵材迂潤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人如梨淵材面發赤呵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脅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語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欷歔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忠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鯽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專茶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

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情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持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眞眞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

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目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自以宗教爲已任

高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者明於世予曰仲靈寧肯自考其事予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于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于靈運遠自以宗教爲已任而投詩禮于宗雷輩與道安諫苻堅勿伐洛陽同科父子于釋氏其可爲純正而知大體者耶

牛逐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爲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妖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搦兎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鬻然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眞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敏風雨

劉野夫免德莊火災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閤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詰朝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閤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爲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忩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曰子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淵材以手拏帽褰衣走如飛予爲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淵材乃放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鞭虎頭撩虎鬚幾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

冷齋夜話卷之十

作詩准食肉例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浴浦錄乃大有所悟歛目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倘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之如太陽直掇付遠錄公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跋足至通瑩中熟視彌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廬山因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于事予曰敬奉敎然予見時好食肉毋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飫食肉一日毋許之今亦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雁蕩天台看得足盡搬兒女寄蓬牕徑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遍眞如醉臼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幾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愼勿示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鱔魚唯恐遭骨剌耳與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竄文不通辯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揚聲景靈宮鋸鏤解木

木既分有蟲鑽紋數十字如梵書字旁行因進之上遣都知羅宗譯經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通辯譯右璫恚曰諸大師且領上意若稍成譯館恩例不浸而英公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辯誠敎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璉輩何可少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忠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寓輒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石崖僧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洒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遥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子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子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爲無事人耶

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老而約

自峽路入蜀源曰子久不入繁華之域于是許之觀見錦襠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相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襠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簪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爲圓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見叔黨當問之

禪師知羊肉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面眞率不事事郡守忌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攜客來游珍亦坐于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赧對曰世味而如羊肉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臥穫知之其毛尚爾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邪言罪惡之由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

三君子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筵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眞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爲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嘗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亦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嘗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顚倒也吾故笑之

歐陽修何如人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入行不就閑居多從納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問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宣公塔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閱永嘉證道歌卽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眞丹聖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甚多又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禮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衆何獨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寧安不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

家見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益亦微矣予曹猶當見之

饌器皆黃白物

王荊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飯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聖人多生儒佛中

朱世英言子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

有縫浮屠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送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磚浮屠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蠛蠓坡首肯之

麥舟助喪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尭夫于姑蘇取麥五百斛尭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尭夫以所載舟付之單騎自長盧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奠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尭夫曰已付之矣

讀傳燈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于牕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

覺燈花落茶毘一箇僧梵誌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顯兒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濺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紅香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氷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污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徧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詩忌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着花魯直罪余子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殺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其舟萬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殁元度生于高郵而殁于此亦異耳世言元度蓋僧伽侍者木义之後身初以為誕今乃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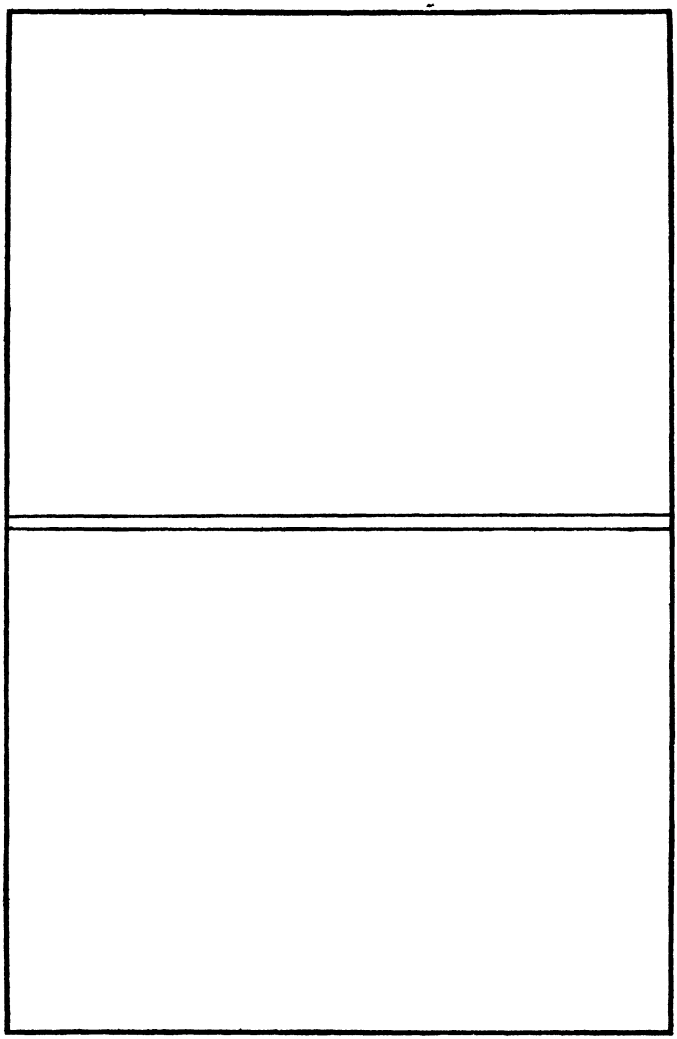
注屬之商求其籍之杼述作之林殆不多見矣習小說家言者尤鮮宋俟自文瑩而外覓能注公之書者寥寥也事洲公自是宋門

傑士盡不守南宗之祖風徒之著書不悮且
多用力文字禪者可我素祐間嘗禪師住
西湖三十年湜輔教錢塘湖上之仁宗素
歎其才書盡吩公藏以我之名遂聞天下湜
公之林君謝僧謂傳海編清才妙筆不減
筠老而主書竟不入藏豈時至大說風會又一
變耶洽南杖話雜微瑣零碎如渭溪嚼
橘子喉吻甘津之多酸旨滴入雨以應世俗
之士寧知淡句毛空淺

冷齋夜話第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冷齋夜話十卷宋僧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中游丞相張商英之門商英敗惠洪亦坐累謫朱崖是書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與今本相合然陳善捫蝨新話謂山谷西江月詞曰倒金盤墜影一首爲惠洪贋作載於冷齋夜話又引朱百家詩選云冷齋夜話中僞作山谷贈洪詩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絶類徐師川云云今本無此兩篇蓋已經後人刪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標題而標題或穴窄過甚或拙鄙不文皆與本書不類其最刺謬者如洪駒父詩話一條乃引洪駒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誤非攻洪駒父之誤也其標題乃云洪駒父評詩之誤顯相背觸又郯亭湖廟一條捧牲請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非世高自請福也又追敘漢時建寺乃爲秦觀作維摩贊緣起非記世高事也其標題乃云安世高諸福郯亭廟秦少遊宿此夢天女求贊既乘本事且不成文又蘇軾寄鄧道士詩一條用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韻乃記蘇詩非記韋詩也而其標題乃云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更全然不解文義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淵材爲叔姪故書中但稱淵材不系以姓而其標題乃皆改爲劉淵材尤爲不考此類不可殫數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語尤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爲重其庭堅夢游蓬萊一條山谷集題曰記夢洪駒父詩話曰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游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句惠洪乃稱庭堅嘗與共宿湘江舟中親話有夢與道士游蓬萊事且云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是殆竄亂其說使故與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曲於庭堅獨知其詳耳晁公武謂此書多誕妄僞託者即此類歟然惠洪本工詩其詩論實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則取之其託於聞之某某虛而不論可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玉壺詩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

G一七〇〇上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